

作家频道

“涎香老屋”与康有为

王溱



浮世秀场

炉

程璐

身处现代生活中，或许“炉”只会让人联想起“炉包”“炉鱼”“挂炉烤鸭”。我仿佛也即将忘记这个字，忘记那烧得通红的三圈炉盖、烤出油的香甜地瓜、咕噜冒泡的大骨汤……忘记是它，温暖了我整个童年的冬天。

上小学时，我就会生炉子了。那年，学校刚落成。夏日里看起来宽大的教室，到了深冬，却显得萧瑟、寒气逼人。还好，教室里有炉子，一只砖红色铸铁、胖胖的炉子。每日清晨，我第一个来到教室，开始与炉的对话。

炉膛里，还残留着前一天燃尽的煤灰。清理之前，得稍加点水，让炉盖露出一条小缝儿，火钩刚好伸进去。搅动一番，听话的炉灰便落了下去；也总有不听话的，要从下面的炉门伸进去掏一掏。炉灰全部落入灰斗，炉膛算是清理好了。此时的炉，虽然干净，却空洞、冰冷。

准备生火了。火柴、报纸、木头、煤，小小的我麻利地备好物料，手起刀落、一气呵成。

报纸要团成“球”，点燃后迅速放到炉膛里，顺势加大大小均匀的小木块。很快就可以听到噼里啪啦的细小声响，闻到燃烧的木香了。加煤是“生炉子”的核心环节。刚刚燃起来的木头能否把煤点燃，取决于煤的品质、数量，也取决于加煤的时机。如果运气好，煤里恰好有稍大的“煤块”，这时就派上用场啦；如若不然，便要把少量的、掺水较少的煤，轻轻地、松散地覆盖到燃着的木头上。第一波煤燃起来，基本就大功告成了。砖红色的、胖胖的炉，热乎起来。

炉越烧越旺，同学们陆续来到教室。教室里热闹起来，因为炉，也因为一张张天真的笑脸。我在那时真切地感受到“助人之乐”，在心里埋下一颗多行善举的种子。没有人可以天然拥有某项技能，我的这个本领当然源于他。虽然，我并不记得他专门给我上过“如何生炉子”的课程，可是“置办炉子”这项入冬仪式，应该是我永久记忆的一部分了。

炉子和烟囱都是前一年用完之后，敲打、清理、仔细收纳起来的，可以直接拿来用。炉子比较好对付，固定好位置就行，接烟囱可是个技术活儿。把裹烟囱的报纸一层一层拨开，露出一节节、泛着金属光泽、有雪花图案的烟囱。按照设计好的路线，先在地上排列好顺序，找准“大小头”，拐脖、直筒、直筒、拐脖……精准对接成三维立体的烟囱组合。就靠它，连接起炉子和烟道。

接下来，我负责扶好立着的烟囱，他踩上板凳，用一根细不可见的铁丝加固，然后跳下板凳，在我扶着的位置轻轻一晃。纹丝不动！我们笑了，他低头看着我，我仰头望向他。顺着这个通道，温暖流动起来。

那时候的冬天不怎么好过，天寒地冻、物资匮乏。可是，从支起炉子的那天开始，日子便开始有了颜色。放学时推门而入，暖流扑面而来。扔下书包，一屁股坐上小马扎，两只手在烧得通红的三圈炉盖上方不停地搓。炉盖最外圈，经常放着几只地瓜，皮已经皱巴巴，油从浅浅的沟壑里流出来。偶尔也会是几片馒头，烤得脆脆的，格外香。最幸福的，还是喝大骨汤的周末。一只大海锅里面装上大棒骨，在炉子上煨上大半天。傍晚，我被安排去南边的豆腐社买豆腐，再去西边的粮店买“杠子头”。“杠子头”是一种硬面火烧，外面烤得焦黄、里面层层分明，散发着浓浓的粮食香气，让人感到心安。一家人、一锅汤，幸福可以很简单。

生炉子的日子里，入睡前他会小心地把炉子“培”好，然后走到我的小床边，帮我塞紧被角，“睡吧，爸爸在家呢。”

您在初夏时离我而去，我在四季里寻找您的影子。谢谢您留下的讯息，让我在寒风乍起的日子里，有了可以想念的人。深夜独行后，那只“炉”可以温暖我，一如当年。

笔。

故居原名“涎香老屋”，清代民居建筑，一厅、二廊、二房布局，硬山顶，面积不大，只有81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珠江三角洲清代农村住宅形式——“镬耳屋”。“镬耳屋”是家境殷实的象征，所用材料讲究，而且造工精细。若非大富之家，是用不起也住不起的。康有为出生时，康氏家族已在老屋住了五代人，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宅”。

康有为在四十岁之前，也就是光绪皇帝接受其变法主张之前，一直跟“老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出外办学也好，进京赶考也好，给皇帝上书也好，折腾到最后，还是要重新回到家乡，回到“老屋”，直到戊戌变法失败，逃亡国外。

在“老屋”的日子里，是康有为思想、学术、品格、趣闻启始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康有为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时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之后攻读了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熟读了《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接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

康有为一生中有三个老师对其影响较大，一是幼年时期的启蒙教师简凤仪，一是其祖父康赞修，还有一位是朱次琦。这三个人对康有为的思想、观念、主张、建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后来发动的“公车上书”，都不是康有为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埋藏在心底变革思想的一次集中爆发。这里面无可否认有三位恩师的深刻影响。

康有为最后踏足“老屋”是在他流亡国外多年后，回来为母亲和胞弟料理后事。此后故乡再也没有他的足迹，一直到在青岛撒手人寰。然而，近百年来，他的影响不可小觑，佛山这座岭南风格的城市，也一直被人关注。人们面对这块风水宝地，回想百年前康有为的所作所为，会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同时也会想起毛泽东对其的定论：康有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诗坛新作

残荷的回望

(外一首)

隋同玄

花开得再艳也从未嫌弃
一代又一代残荷的回望
是对一生所爱的留恋
也是传续血统的最后一瞥
再把希望留给皑皑白雪
冻死那些病害瘟疫吧
永旺自己家族的未来
永葆自己家族的高洁
永恒的高洁

难得的秋雨

一场难得的秋雨
下得那么尽情抒怀
风停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它滴滴霏霏
更没有雷来惊扰
微凉中散发着丝丝甜蜜
一场难得的秋雨
下得那么飘飘欲仙
浸润着落在地上的红叶黄叶
延长着她们对生命眷恋
还有晚开的牵牛花锦葵鸡冠花
温润着她们迟来的笑脸
难得的秋雨啊
你在用温情的泪水
告别五彩斑斓的丰收
你在用细密的帘幕
挡挡寒流袭来的脚步
你在用无数只小手
拽拽太阳南下的衣襟
让人们少一点惧怕严冬的忧虑
让西北风早点来干扰秋艳的宁静
多想融入这场难得秋雨啊
一边让晚秋饱和的色彩
再暖暖人们的心情
一边给满山遍野的花草林木
广袤农田里刚刚出芽的
小麦大麦菠菜油菜
送去灌溉根的水分
明年春天早点返青



插图 阿占
残荷
你在期待什么
留得枯荷听雨声
还是让更多的人
把你送进他们的梦中
多少画笔描绘过你
古今中外数不胜数
现在又有多少人手端影像设备
在你的面前晃来晃去
无语
不为你的完整
只为你的凋零
集体向你鞠躬致敬
我也在你的身边
深思着你在沉思什么
低垂的头带上了臂膀
天凝聚的云昏暗
周围的水少了漪涟
水天一色
与你一起静默
面对弯在水面之上的莲蓬
流露出拳拳不舍的温情
你曾经衬托过的红花
已打开丰满的莲房
吐出世代延续的希望
母亲没有俊丑
水下的污泥
是孕育你们的子宫